

长篇小说

世家

周以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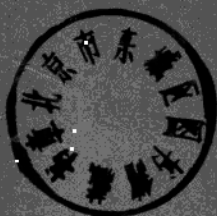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90212012

长篇小说

世家



周昱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家/周昱麟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 4

ISBN 7-5063-1742-7

I. 世…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3426 号

世 家

作者: 周昱麟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张晓光

插图: 罗克忠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北郊华昌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85 千

印张: 18.5

插页: 4

版次: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742-7/I·1730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 子

书名叫“世家”，为什么叫做“世家”？

先秦时代的“世”，相当于现在人说“世代”的“代”。“世”的原本意思是三十年。东汉学者许慎在他写的我国最早的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中说，“三十年为一世”。一世即一代。比许老夫子晚出世九十七年的东汉学者郑康成注《周礼》又说，“父死子立曰世。”引申为父子相继承和世代的意思。所以，“世业”就是世代相传的事业；“世交”，就是世代有交情的人。至于“世家”呢，唐代学者颜师古注《汉书》就说，“世家，谓世世有禄秩家也。”书名叫“世家”，也就取了颜老先生话里的基本内涵，我们的《世家》，说的是门第显贵的世代官僚人家和书香人家的故事。

不过，这部《世家》说的却是岭南榕城的风流逸事。这榕城就是那岭树遮千里江流九回肠青峰簇立似剑芒的地方，古代专门流放迁客罪人的，怎么会有“世家”呢？

说来也有点意思。小时候听老一辈人聊天侃地，说从那隋唐开科取士以后，像榕城这样边远地方进京来考试的考生，考卷要比内地考生的短一大截子。主考官大人阅卷时长袖轻轻一抖，那些短卷子就纷纷坠落如雪片，于是千百年来许多英才俊杰都被这样抖掉了。榕城也依然如旧做它的蛮夷之地。一直到了清雍正元

年秋八月恩科，城郊出了个命大的左抖右抖也抖不掉卷子的穷书生陈宏谋，居然进京会试取了第一百零八名；接着殿试，又点了第三甲第九名进士。以后就进翰林院做了庶吉士，掌修国史。这陈宏谋天生的乖巧伶俐，混迹官场四五十年，渐渐的由浙江御史做到甘肃巡抚，陕甘和湖广总督，吏、礼、兵、刑、工诸部尚书，加太保太傅，入阁拜相，成了乾隆一代的重臣。这陈阁老得了势，自然回想起自己当年放牛砍柴读书拿米口袋背着红薯芋头进城赶考的那些时日来，慨叹皇天有眼自己那一叠短试卷侥幸没被主考官大人抖掉，但不知千百年来有多少苦读的寒士因了这短卷子而埋没于蒿草之中。心意很有些不平，当下向乾隆王奏上一本：

伏惟圣朝以礼治天下，开科取士甄拔真才理当一视同仁，不论中州内地僻壤远乡考生卷子当一般短长。中原人文鼎盛自然英才济济，但那蛮荒边远之地或许也藏有和氏之璧昆山之玉，老臣本身即是一例呢。况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都是王臣，厚此薄彼有失先王的礼法。况且那些僻远愚氓的地方因未沾王化而民风强悍，更需普施甘露开启冥顽，天下方得长享太平。

一席话说得入丝入扣。那乾隆爷素来感激陈大学士多年来竭心尽职，自个儿几番下江南寻花问柳都多得他代理朝政，当然龙颜大悦准了奏。这一番恩泽下来让天下寒士大欢喜。尤其是那榕城，自秦凿灵渠、汉伐交趾，拓开了湘桂走廊，水陆交通堪称便利；又因山川灵秀，名声噪动了天下。早有那张九龄、杜子美、韩昌黎、柳子厚、李义山、张孝祥、范成大等一班子骚人墨客为它长吁短叹，把盏击节吟咏；中原文化也沿着那沟通了长江水的灵渠慢慢浸润进来，民风民智日渐开化。到了这短卷子的禁锢一旦取消，那读书应试的风气骤然大开，科举及第的人比前代激

增。明代全城考取进士不过五十来人，清代考取进士近二百人。而在乾嘉年间竟然出现了“一城八进士，三科两状元”的盛况。寻常百姓人家，往往有兄弟、父子、叔侄同科金榜题名，翰林进士连袂举人满街走。里巷之中书声朗朗文章斐然大有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气势。单那陈阁老一家，就置下了学田二百亩专供子孙耕读的花销。陈家从此五代连科，到了玄孙陈继昌竟一人独中四元：秀才考第一取案首，举人考第一得解元，进京会试是会元，殿试又钦点状元。封建时代把一人连得解元、会元、状元誉为“三元及第”，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耀。这泱泱华夏，千年科举，也不过曾有十三个士子获此殊荣。陈继昌便刻下一方“千古第十三人”的图章，以纪念自己为中国千年科举三元及第的最后一人。那“三元及第”四个大字连同继昌的大名被官家镌刻在榕城王城正阳门门洞上面，金光灿灿，耀眼夺目，作为榕城人向外人炫耀的资本。陈家中堂里还挂有一块“四元匾”和两副对子：

高祖当朝一品，玄孙及第三元。

高祖六部少一部，玄孙三元多一元。

按照清朝规矩，做了户部尚书便不能入阁拜相，因此那陈阁老在六部中唯独没做户部尚书。从陈宏谋到陈继昌，陈家一门“五代连科”，“三元及第”，这在榕城乃至在中国科举史上也叹为奇观了。他陈家也就赫然成为榕城诗礼传世钟鸣鼎食之家。

榕城于是就有了些许世家。

然而世间风物变幻无常，普天之下又几曾见有永不衰落的门庭？百年光阴弹指间，流光如水滴到了今天，那些浪荡破落的世家子弟、人物故事，被榕城的百姓唱成了一首民谣：

象鼻对瞿洲，江水两边流，
贫富无三代，清官不到头。

那青罗玉带的一湾桂水绕着城东潺潺流来，长鼻甩入江中的象鼻山隔河面对着云雾缭绕的瞿家洲。绿洲浮在水面上，光波荡漾辉映着巍峨的山城。笑看那城中仕宦人家，豪门巨宅，任你头上笼着五彩祥云，印堂发光闪亮，气焰灼耀日月，也不过三五代就要流水落花败了家业，青山幽幽，白云袅袅，往事却淡如眼前的一抹白水轻烟。



神算子兆虎在王城大门口大榕树下，摆起了
测字算命的课棚，卜得天地神鬼不安宁。

(图一)



榕城的“玩字王”家祥，在“九一八”事变后，举行告别演出会，一出桂戏“祭泸江”驱走了满天的愁云残雾。

(图二)



抗日战争初，乡下发生了瘟疫，天琼女扮男装，连夜跑进城来求救。

(图三)



“文化大革命”初期，下放回家乡的天宝，
过着拄着拐杖，边拣牛粪边吟诗的生涯。

(图四)

第一部

《山城图片报》的记者建元一大早爬起来，匆匆忙忙地洗漱了就踩着自行车风急火燎地赶往荣昌环球旅游公司。这公司是他堂姐建秀和堂姐夫王荣拉了港商来合资办的，旨在将榕城秀甲天下的山水推向全世界，又将全世界的观光客人吸引到榕城来。天蒙蒙亮的时候他还在梦中云里雾里驾着飞机飞往瑞典、丹麦、法兰西诸国观光旅游，忽然枕边的 BP 机“ㄟㄟㄟ”地叫醒了他。——这叫声像蛐蛐儿唱歌，榕城人也就把 BP 机唤做了“蛐蛐”。那是堂姐建秀在呼他唤他，让他八点准时来参加公司的开业剪彩典礼，照几张靓的彩照在图片报上刊登出来。

“ㄟㄟㄟ……”塞在腰间的蛐蛐儿又叫唤了，真讨厌。建元放慢了脚踏车的节奏低着头看水晶屏幕上显示出的数码，似有几分熟悉。就刹住了车推上人行道旁的公共电话亭来，挂通电话额头上便窜出几颗黄豆大的冷汗：什么？什么……我二叔他今早六点半……硬翘翘升天了，前两日你还讲他老人家不要紧的，我原本打算今天下午下了班来看他的……你昨天就呼了我？下乡采访去了，隔山阻岭的，信息传不过来，蛐蛐儿不叫。刚才你打了

我堂姐夫的手机，他的公司开业，没时间来收殓……噢，知晓了，我马上就过来。

这是马山塘福利院的院长呼他，让他马上去给二叔收殓。大热的天时，尸体容易腐烂。过了九点半钟不到院里来当野尸处理，送禹山火葬场烧化，已经通知火葬场开送尸车来了。

建元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扯出两条来拭擦额上的汗珠子，抬头看一眼蔚蓝的天，晴空朗朗，淡淡的白云一丝丝袅在清澄的天幕上，火辣的日头闪着白灿灿一圈光已冒出山凹了。他恍惚记起了今日是6月28，真是个大好的日子！不禁摆了一下头，跨上自行车，又如风似火地往前赶路。

匆匆赶到水东门附近，就听得唢呐、洋鼓、军笛、大小锣、长短号声响成一片。一座新落成的飞檐翘角宫殿式的大楼上插满了彩旗。街上春头日子发大水一样涌淌着人流。他分开人流涌进去，看见四五十人的军乐队列成了方块阵儿，在乐队指挥手中那一截子半米长的镀金棍子的摆弄下前后左右时聚时散地操练，像一簇一波三叠的黄浊浪花。一支支流行曲慷慨昂扬地从那些乐器中轮番喷洒出来，优美的旋律宛如叮当的山泉流水和荡漾的春风。

建元从挎包里取出相机，调好了光圈和焦距，瞄准那踮着脚尖扭动滚圆的臀部和双臂、手中的指挥棒闪闪发光映着紫红面庞的指挥员和旋转在他周围横直交叉的乐队。咔嚓！咔嚓！连拍了几张，耳边便飞来“嘟嘟嘟”一串汽车喇叭声。一溜子黑的白的高级轿车停在大门口，市里的各级领导们仪容端庄地从车里走出来，眼角子挂着笑姿势优雅地跟大家摆手打招呼。围观的群众像退潮的水呼啦啦一下子闪出一条道来。堂姐夫和堂姐缓步从“宫殿”里踱出来站在大门边，在两排缤纷的花篮和彩旗的辉映下，额角脸盘子通身都放着红光。夫妻俩温文尔雅地伸出手来欢迎前来参加典礼的领导们；时而俯身曲背，双手紧握；时而热烈拥

抱，互吻着面颊，拍打着肩头；时而微笑着点头，轻轻拉拉手；时而老远便高举起右臂，疾步上前，攥住了对方的手在半空中大幅度地来回甩动，夸张的姿势令人心颤。堂姐脸上挂着晶莹的媚笑，堂姐夫眼睛里闪烁出崭新的百元大钞上那种特有的耀眼光彩。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都被建元的亚西卡相机不失时机地捕捉住了。

几个身着黄绿旗袍的礼仪小姐手中托了一条打着蝴蝶花结的红绸翩翩走出门来，袅娜成一道光艳照人的风景线。市领导们接过小姐手中玲珑的小剪刀，在如浪如潮的军乐声中缓缓剪下蝴蝶花儿，成百上千只彩色气球从大楼顶上飞舞起来，几十只小白鸽拍打着翅膀飘上瓦蓝的天空。如墙如堵的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建元抬腕看了一下表，8点28分，骄傲光荣的时刻来临了！连忙像打机枪一样“啪啪啪”按着快门，一口气照完了两卷胶卷，挤出人堆来，飞身跃上自行车，向马山塘疾驰而去。

马山塘福利院在城北郊外十几里的山凹里。建元的两轮车踩得像风火轮，三拐两弯就蹿出了城来。城里是柏油马路，软囊囊的沥青像刚出蒸笼的糯米粑粑，粘糊糊的，腾散着热气熏得人头发昏。城郊是碎石子路，上面覆盖着褐色的三合土和薄薄的一层沙，踩起车来沙沙地响。路越走越窄，农舍田畦水塘和路边的杂草呼啦啦地晃到身后，碎石子也渐渐凸突出路面来，让人感到了萧瑟和荒凉。

建元翘起屁股佝了背脑袋贴着车头像电视体育频道中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那样往前赶，屁股一颠一颠地被凹凸不平的路面抛起来。这条道他几年来春夏秋冬骑自行车跑过十来次，今天怕是最最后一次了，以后谁还发神经跑到这个晦气的地方来。往事像闪电一样急速地在他脑海中掠过，又像那盘旋在山野林杪上的青色鹞子，飘飘曳曳的。

他恍惚记得二叔是三年前喝醉了酒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昏睡

了一夜，大清早踉踉跄跄扭到水东门大桥下涵洞里，一辆搭着摩登女郎的摩托车呼啸而来，撞断了他的腰脊骨。那一刻二叔女儿女婿正忙着筹办环球公司请客送礼。过路人把二叔送进了滨江医院，诊治了十天半月没有一个家属前来看望打点。二叔气得翘起胡子瞪圆了眼，拳头捶得床板咚咚响：我这个孤老杆子，家里已绝了门户，你们就把我送去马山塘吧。医务人员跟市民政局挂了电话，民政局一调查打听便知晓他多年来就是孤家寡人一个浪荡街头的，女儿早年就跟改嫁的娘走了。于是用救护车把他送去了马山塘养老。二叔瘫在马山塘床上一躺就是半年，懵里懵懂的不知晓他老人家哪一天睡醒了思量起自己还有个远房侄儿在山城图片社当记者的，往日他硬朗的时候也曾摸索着爬过报馆那层叠拐弯的楼道向建元讨几个烟仔零花钱，怎么一跤子就摔糊涂了呢？

当下就用巴掌拍着自己的脑门子呼喊福利院工作人员给报馆打电话。建元便风疾火燎地踩着车赶到马山塘来。二叔见了面就龇起一排焦黄的烟屎牙笑：我讲我们吴家的子弟嘛，总有成器的。建元你须得好好接下书香门第的香火啰。随即拍桌子大呼小叫工作人员端茶上水买香烟水果，那神气仿佛当年清和里吴公馆的大少爷在吆喝使唤丫头老妈子。

从那一回起，不论春夏秋冬逢年过节建元都瞅个空儿去看望二叔，买点糕饼香烟三花酒什么的，临走往二叔口袋里塞个一二十块零花钱。几回回寒光冷月映照着孤零零一个从马山塘骑车飞蹿出来的影子，山风嗖嗖吹散了扑到他头脸颈脖上来嘶咬的蚊蝇和闪闪发光的萤火虫。郊野夜雾迷蒙一阵阵蛙鸣如鼓蝉声似潮水涌动，他耳畔晃荡着瘫痪在床上的二叔眯起眼睛吊起假嗓子哼那榕城文场《十不料》的嘶哑声音：“……四不料我吴兆虎摆课棚得做道台……七不料她黄六妹卖小菜做了太太……得得得锵锵，卖小菜呢，新鲜肥嫩的黄芽白芥蓝球萝卜青蒜葱花哟——冬瓜茄瓜八棱瓜西红柿南瓜苗呢——”

悠悠忽忽建元已冲进了福利院大门。白院长站在门边一脸的愁云惨雾，瞅见建元来了像候着了个大救星。连忙从上衣口袋里捏出一张巴掌大的白色条子来。建元接在手里瞄一眼，“市福利院医务所病人死亡报告单：老人病区，吴天华，男，六十八岁。死亡原因，沉积性肺炎并发心衰。死亡时间，×年6月28日晨6时30分。报告人，白光喜。”

看罢了，建元没吱声，就默默地往里走。走进一间杉木板隔开的小平房，看见一张单人木床上一床枣红的旧毛毯裹着一束干柴似的二叔。揭开毯子，二叔仰睡着，一身青黄，脸孔紧绷着，双眼圆睁，嘴皮子噘起，好像还在愤懑地骂人。他骂了一世的人，愤懑了一辈子，还没把大少爷的派头玩够，还要骂到阴间去。建元轻轻说：二叔，我不该来晚了的，让你老人死不瞑目。边说边抹平二叔的眼皮子，又捏住了他那只没有痉挛的右手，感觉抓住了一根枯黄干硬的玉米杆儿。二叔那只受伤的左手痉挛了像猴子的爪子拘缩在胸前。往常浑身圆滚滚的胖子二叔就是用他这只健康的右手擦火柴给建元点烟的，如今二叔只剩下一束干柴禾似的细小骨骼了。

建元从挎包里掏出两包咖啡色的“仙人”牌雪茄来。掀打火机扑哧一下点了一支叼在嘴上，又扑哧扑哧点燃了二三十支扔在地上，插在桌缝墙缝里。满屋子香烟缭绕，呛得白院长连声咳嗽，退出了房门。

二叔喜欢抽的就是这种四毛五一包的细长条的简装雪茄。榕城山水甲天下，榕城老百姓也嗜好一块二三一包的烤烟“甲天下”，抽着“甲天下”烟卷儿感觉自己生活在甲天下的风光里，惬意而知足。建元起初也把一条条的“甲天下”过滤嘴拿来孝敬二叔，烧了几条二叔觉得不打瘾，说要烧雪茄，而且要乾州凤凰雪茄烟厂出的，烟壳子上印着小隶“福禄寿喜”的“仙人”牌雪茄。建元就心里估摸二叔想要做“仙人”了，快要驾返瑶台了。

烟味又涩又辣，建元平时只有写稿子熬夜才抽烟，例外的是陪二叔抽，聊天侃古，此刻就站在二叔身边再多抽两支吧。烟雾迷糊像一张网，笼着二叔那颗青丝茸茸的脑袋。建元眨巴一下眼皮有几分惊奇，人都干瘪了脑壳子上的乌丝怎么还呼啦啦一个劲地往上窜呢。莫非二叔还阳了，不可能的呀，他有点神志恍惚了。

恍惚中二叔从床上坐了起来，眯眨着猫眼对建元笑：我还没成仙呢，建元。这几天有点儿心绞痛，医生给我打了两针“杜冷丁”，缓解了就困着了。我好想见你一面呢。我们是世代通家之好。二叔哆嗦着伸出右手那干黄的巴掌，用焦黑的大拇指和食指夹起一支燃着的雪茄，大口“丝丝丝”地贪婪吮着，轻轻耸肩咂了一下嘴唇子。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建元啊，你知晓我们爷爷吴兆虎是哪门子起家的吗？哪门子跟你们太公吴兆熊认了同宗拜弟兄的吗？不知晓，就听我慢慢讲来。

我们这个吴家追溯起源头来可就长了。远一点的恐怕要算唐朝那个画飞天佛像衣带飘飘的吴道子，近一点的要论那个宋代词风清婉的吴梦窗。世代诗礼传家，到了明朝末年，就出了个礼部右侍郎。国难当头，他文挂武职，拜了兵部侍郎，保驾桂王进广西。1652年，黄沙河一仗，血流成了河，太祖公战死，家里的人逃散了。一拨子跑进广西临桂的深山老林，隐姓埋名种田打鱼为生——就是你们这一支了；另一拨子流落回老家浙江四明，现在叫宁波。兵荒马乱的年头，广西浙江相去好几千里，两下子就断了音讯，一晃眼差不多两百年了呢。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建元记得老父亲扳着手指头告诉过他一些家谱：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吴家的后人在深山中一躲就是一百几十年，到了乾隆以后，天下承平日久，满人又渐渐汉化了，吴家人才出来应考。这一考可不得了，逢考必中。因为临桂乡下的祖坟正对着笔架山吧，因为陈宏谋大学士奏明皇上把